

夏天,瓜棚和豆架是乡下最常见的风景。

绿意深浓的西瓜田里,枝叶叶蔓开着黄色的小花,爬满一地。远远望去,大大小小圆滚滚的西瓜从秧蔓中露出大半个脸来,透着些热闹。甜瓜就比西瓜含蓄多了,碗口大小的绿皮花甜瓜藏在叶下,拨开叶片,才露出真面目。

有瓜就会有瓜棚。瓜棚大多简陋,用竹竿或者木棍搭成一人多高的“人”字棚,上面用草苫铺好固牢。棚外再种上葫芦或者丝瓜、苦瓜等攀爬类的菜蔬。夏天植物生长快,不几天工夫,藤蔓就爬上棚顶,遮住烈日,绿影婆娑。下雨的时候,因为是人”字形状,雨水顺势往下流,那藤上肥大的叶片还有防雨的功能。

西瓜、甜瓜成熟的季节,瓜棚就离不开人了。一是防止瓜果被人偷摘;二是看住羊、鸭、鹅别进了瓜地;再者,离大路近的瓜地,有个瓜棚也方便售卖。拿块木片写上“卖瓜”二字,竖在路边。行人口渴了,走到瓜棚买个西瓜,切开了,坐瓜棚里吃完再走。也有城里人图个新鲜,开着车到地头现采现摘,满满地买上一袋子。

大多时候,瓜棚安静地立在绿意深浓的田野,显得有些寂寞。植物在夏季的阳光里疯狂地生长,蝴蝶、蜻蜓飞来飞去。不远处的树林里,偶尔传来一两声鸟鸣,愈发显得清幽。时光静得好像能滴出水来。走在瓜田里,好像能听到瓜果生长的声音。

清早,看瓜人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走到瓜地里,像巡视的将军一样察看瓜的长势。拍拍西瓜,通过手感和声音,就知道哪个瓜熟了。甜瓜更好辨别,成熟与否,看一眼就能知晓个大概。有的甜瓜,轻轻一碰,瓜蒂就落了,这样的瓜吃起来味道最好。

把成熟的瓜果都采摘一遍,用不了多久,就会等来收瓜的果商。等把卖瓜的事处理完,农人就在瓜棚里喝口水,眯着眼睛歇会儿。如果觉得太静,就打开收音机,听人家咿咿呀呀地唱上几段。

有些干完农活的农人喜欢来瓜棚歇息。外面烈日高照,棚里凉风习习,坐在这里抽袋烟,喝口水,拉些家常,时光就像长着翅膀,很快就飞过去了。

离瓜田不远的地方,除了庄稼就是菜地。夏天的菜地里,豆架是个主要角色。田间地头,农家院落,处处有它的身影。几根竹竿、木棍相对而立,呈“人”字形用绳子扎成一排,就是豆角的豆架了。那些长豆角、芸豆、眉豆活泼得不像话,不几天就爬上架子,袅袅娜娜地开出白色、紫色、玫红色的花。豆角花吸引了许多蜂蝶,黄色的红色的蜻蜓在豆架间飞来飞去。很快,一截小小的豆角就顶着花朵长起来了。隔几天再看,只见豆架上长长的豆角就像抒情的琴键在风里摇摆,芸豆角和眉豆角短小,一簇簇地生在绿叶间,透着青绿的水灵劲儿。那情景真像乾隆皇帝在诗中所说的那样,压架篱篱偏有致,田家风景绘真情。

夏天的乡村是安静的,老母鸡带着一群小鸡在豆架下刨食,大黄狗在树下美美地睡了一觉。大黄狗也许做了个意味深长的梦,它歪着头趴在地上不起来,眯着眼不知在想什么。几只山羊拴在树下,不时咩咩地叫上几声。

夏天多雨。晴天阳光暴烈,一落雨,植物的叶子愈加浓绿,青蛙叫得更欢。风中荷香阵阵,瓜棚豆架沉在雨里,好像做一个安静的梦,有些朦胧美。雨天,农人们都闲了,有些人就聚在瓜棚里讲故事,那故事也變得如雨丝一样长。

乡下的夏天是美丽的。那些瓜棚豆架是夏日乡村的符号,也是写给夏天的一首乡土诗,一幅沾染着泥土气息的美丽图画。

→ 桑间小唱

风之歌

□ 罗继生

风啊,风,你吹吧,
你把我身上的淤气、浊气
全部吹走吧,吹走吧!
风啊,风,你吹吧,
你尽情地吹吧,
把我身上的酒气、臭气
和所有的脏脏气,
全吹走吧,吹走吧。
我在这红尘滚滚的年月,
待得太久了,太久了,
一身的铜臭、粉黛味
熏得我好臭、好臭。
我需要新鲜的空气,
我向往大自然的美丽。

风啊,风,你吹吧,
你猛烈地吹吧,
把我多年堆积的
腥臊味、酸腐味全吹走吧!
我需要新的雨露,
我需要清的甘泉。
乌烟瘴气、毒雾阴霾
是舞台的瞬间,
魑魅魍魉,见尔负涂
是历史的昙花一现!
强劲的风,吹起来吧,
吹他个天翻地覆,
吹他个云涛波诡。

风啊,风,你吹吧,
你尽情地吹吧,
把多年来吸附在我身上的
俗气、市侩气和痞子气,
全部吹走吧!
只留下我儿时的心。
风啊,风,
你吹吧,你强劲地吹吧,

■ ■ ■

把那些扮做人脸的鬼,
也把那些披着人皮
却只做鬼事的人,
全部吹走吧,吹走吧!

风,你发狂地吹吧
你吹得更猛烈些吧,
把那些有害人类幸福的
人渣也吹走吧,吹走吧。
风,你吹吧,
你吹得更强烈些吧,
把那些戕害人类和平的
妖魔也吹走吧,吹走吧。
这个世界需要和平,
这个世界需要善良,
只留下有善意的人们,
只留下有善意的心。

风,你吹吧,
你狠狠地吹吧,
这是一股强劲的风,
这是一股正义的风,
这是一股造福人类的风。
你吹吧,你猛烈地吹吧,
风推着我,我拥着风,
向着中国梦;
风推着我,我跟着风,
向着中华民族的复兴。
风,你吹吧,
吹他个涤污荡秽,
吹他个一碧万顷。
吹他个九霄云外,
吹他个玉宇澄清。
风推着我,我伴着风,
向着世界大同,
向着中国梦。

前行,前行,前行!
■ ■ ■

此前,这里没有书院。今年我来这里避暑,住了一段时间,觉得应该有一个书院。就写了“昆山书院”的匾,等明年再来时挂在郝家山庄的二层小楼上。

这座二层小楼是老郝十七八年前建的,这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事情。1992年,老郝在村子里管理着一个山洞。山洞在对面的山坡上,取名叫万仙洞。说是管理,其实就是有人来看洞了,老郝带人家去,看过后到了饭点,就带人家回家吃饭。一来二去,他家就成了来看山洞的人的临时旅店。这些人不仅要吃要喝,天黑了,走不了,还要留宿。没办法,老郝就和家人搬到二层楼上去住。二层楼上的空间局促,不到两米高,一层楼的高度也只有两米多一点,都不能满足城里人对于住宿的需求。后来,老郝就借贷了一些资金,在老屋的东边接着建了一座二层小楼。这座小楼是按现代建筑样式建的,高度和格局都比较合理——高过了两米,有卫生间,有冷热水,仿佛城市宾馆的标准间。但是,上下只有十几间房,过了几年就不够用了。去年,老郝再次贷款,在这座二层小楼的东边建了一座三层楼。这次更是一应俱全,又上了一个档次,不仅高大敞亮,还二十四小时供应冷热山泉水,好过了一般的标准间,命名为郝家山庄。一楼有比较大的厨房和饭厅,楼前还有个比较宽敞的院子,可供停车。如此,老郝家从西到东一字排开两座二层小楼、一座三层楼。在村子里算是比较有规模

→ 写意山水

的农家乐小院了。

我来后就住在中间的那座二层小楼上。按说,东头的三层楼才是最宜居住的地方,但我偏偏看中了中间的二层小楼。这座二层小楼居中而偏西,西边是老郝夫妇俩的老屋,只有他们两个居住,再往西就是山坡,从此一直可以上到半山腰的引水渠或者更高处。从老屋院子一角垒了梯子,直达原来的厨房顶,厨房顶做了连接二层小楼的平台,老郝又在平台的东面和南面挂了竹帘。这可是神来之笔啊,一下子与外面有了空间感和距离感,使得这一方天地成为一个独立的所在,显得幽静而神秘。再加上原来的两张圆桌,这里仿佛就是一个写字画画读书的绝佳地方了。

那一日,发现了这个宝地,我就展开了毛毡,写了几幅字,画了几幅画,之后就在这里看书。书是从家里带来的,一直没有看。这时候有了读书的冲动,焉能放过?

汪曾祺是我喜爱的作家,手头的几本书中,有《汪曾祺文与画》(山东画报出版社



金堤

书人书事

(摄影)

苗青

→ 袖珍小说

迴途人生

□ 赵娟

有不花钱的?你看霞,学干地里的活,买了一群小鸡、两头猪崽,纳鞋垫、做布鞋,安安分分过日子。”“逛县城其实是去书店蹭书看啊。”青心里嘀咕着,不置可否。

三个月时,族里的二奶奶遇到青:“青啊,过日子就图个多子多孙,霞又怀上了,你也赶紧点吧。”青听了,还是有点不置可否。

→ 流年光影

麦收往事

□ 刘治安

歪就睡着了。用打麦机打麦,轻巧一点的活是扒麦秸。玉霞就承包了这项工作。等发动机突突突地冒出黑烟,轰隆隆地带动脱粒机一侧的大厦带运转起来,所有人就如同事先安排好的那样各就各位。有递麦捆的,有在进麦口往机器里推麦捆的,有接麦粒的,玉霞用耙子往外扒麦秸。这个活脏,尘土飞扬,麦屑、麦糠、麦秆漫天飞舞,空气中能见度明显降低,弄得玉霞灰头土脸。

一天中午,天气阴沉,连歇息带吃饭,很快就忙着开工了,可是却找不着玉霞。我转到麦秸堆后一瞅,玉霞在麦堆上睡得正香,两只小手磨出了五个血泡。嘴唇裂的口子浸着血,虽然戴着草帽,但她脸上仍是一层土一层糠的,简直像个土人。我心里滴血,眼圈湿了。堂弟法中走过来说:“咱农村的孩子不都是这样,谁不吃苦受罪?”

苦难是最好的大学。的确如此。经过那几年的锻炼,玉霞无论在校办工厂当工人,还是在学校从事后勤工作,再苦再累的活都能干下来。虽然现在年过五十,依然不怕吃苦,不怕出力。

接完女儿电话,我到村外北地一看,一望无际的田野只有两台收割机在奔忙,只有

■ ■ ■

2018年7月31日 星期二

山居笔记

□ 苏斌

2005年3月出版,收入作品16篇,8.5万字),是一本文图相间的书。之所以说它是文图相间,而未说它图文并茂,是因为这本书的编辑有问题——达不到图文并茂的水平。汪曾祺先生的文是没得说,而收入书中的105幅书画确实有点勉强。因为书画是他的副业,字一般、画一般是正常的,如果稍微好点,则大可夸耀一番。汪曾祺先生的书画是作家圈里比较好的,但不是每幅字每幅画都可以入书的。正是在这一点上,编这本书的人没有把握好,或者说他不懂书画,不仅收入得太多,还把相当一部分没有画好的作品收入了进去。而且,插入这些书画,有欠统筹考虑。有的太大,有的太小,有的一页两幅,有的像题花却在题头,显得杂乱无章,使得整本书大失水准。本来,山东画报出版社是一家名出版社,出了许多好书,可是这本书确实不敢恭维。

手头的第二本书,是汪曾祺先生的《旧人旧事》,收入文章58篇,21万字,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6月出版,2013年3月第4

次印刷。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4次重印,可见受读者喜爱的程度。可正是这样一本书,却与上述《汪曾祺文与画》一书有8篇文章相同。这就是读者最忌讳的了,重复收入同一作者的作品在不同的集子里,使得读者重复买单,造成不必要的浪费。当然,有时候,读者也是情愿上当的,我就喜欢汪先生的文章,特别喜欢他写人的篇章,如这本书中的《我的父亲》《我的母亲》《潘天寿的倔脾气》《才子赵树理》《老舍先生》等。他那种白描手法,那种不激不厉、娓娓道来、平实质朴的语言风格,令人赏心悦目。所以,明知道有几篇重复的文章在里面,也要买下……

在这样一个幽静的环境里,有了如此的读书经验,就想着写了“昆山书院”的匾,以后每年夏天来这里写字、画画、读书,岂不是很好!当我把这一想法告诉老郝的时候,老郝很高兴,说,好啊,我再找人做两张长桌来,写字、画画、读书更方便。我说,不必了,有那两张圆桌、几只圆凳就已经很好了。

→ 漫步经心

一封家书

□ 张红霞

亲爱的爸比:

自从看了《爸爸去哪儿》,我就学会了这样叫你。你总是开心地咧着嘴乐,给人家说,瞧,我家老么又调皮了。

举笔有如千斤重,心里涌起千言万语,我是含着泪给你写这封信的。这两年来,咱家天大的事就是,你这个家里的顶梁柱倒下了,肝硬化晚期。我们都不相信,还健健康康、乐呵呵的你会得这种病。肚里的腹水挤压着你的肠胃,你吃不下饭,仅一个月的时间就从一百一十多斤消瘦到七八十斤,大腿还没我的胳膊粗。由于肝硬化肝功能下降,凝血酶功能降低,你身上、腿上都是一大片一大片的红斑。我开玩笑喊你豹子老爸。还记得那天晚上你胃出血吗?一口一口的血,从你嘴里喷出,医生给你打止血针,往你鼻子里插胃管,你已经没有力气看我们一眼。我多怕失去你啊,一直抓着你干枯消瘦的手,用我的体温唤你回来。

去年春节,我们是在北京302医院度过的。大年三十那天,老家的叔叔、姑姑给你打电话拜年时,你号啕大哭,远在异乡那份思念亲人、期盼团圆的感觉我深深体会到了。人有事就会迷信,我也不例外,大年初一我独自到雍和宫给你祈福,迫切希望爸爸早日康复。由于是下午给你打完针去的,有点晚了,回来的路上天就黑了。你不断地给我打电话,口齿不清,也不知你在说些什么。回到医院,姐姐说:“爸知道你去烧香了,怕你一人在北京跑丢了,一直担心你。”

“爸,我今年都可40岁了,跑不丢。”我赶忙给你倒水,“你70岁在我眼里也还是个孩子。”你依然口齿不清,但我能猜到你在说什么。

在医院的两个多月,你逐渐好转,会和我一起听《老梁故事汇》,会和邻床的老头说说年轻时的事。虽然你们是自己说自己的,都表达得不太清楚,但咱病房的亲属都听得津津有味,连查房的医生都说,就你们这里最热闹。你还跟医生打趣说,开心一天是一天。

爸比,我多么希望你返老还童,什么病都消失得无影无踪,让我陪在你的身边。

妈在,家在;爸在,天在。女儿会好好照顾你,就像你曾经呵护我一样。

祝爸爸健康长寿!
爱你的女儿:四儿



听,欢呼雀跃,以为是啥好事哩。桂绅只是抿着嘴角。一共六辆架子车,六个小男子汉一人一辆,每辆车装一千斤小麦。晚上八九点钟开始出发,桂绅随行。我们把孩子送到公路上就回家了。

第二天快晌午了还没回来,爱人埋怨我懒,怕孩子吃不消,催促我去迎一迎。我和法中弟迎到西葛邱,见桂绅带着一群孩子回来了,一个个疲惫不堪。原来,昨晚这群孩子一开始拉车还很带劲,拉到八里庄就闹着歇息,喊着走不动。桂绅怕一歇就更走不动了,就催着大家赶路。在桂绅的督促鼓励下,几个人在小南门歇了一小会儿,吃了点馒头,喝了点水,硬撑到城关镇西粮所,倒在麦布袋上就睡着了。

由于是半夜去的,排号往前,所以七点粮所一上班就轮到他们了,每个孩子又得把麦子背到粮仓。交完公粮就八点多了。作为家族这一辈的老大,桂绅走到小南门,自己出资让这群弟弟吃了濮阳有名的羊肉包子。大家说他头天晚上许诺的,必须兑现。

回到家,诗乾把架子车往院里一丢,到西屋倒头就睡。爱人悄悄给他脱下鞋子,把他脚上磨的水泡挑了,他竟然毫不知觉。

这次交公粮,对这群十五六岁的男孩子来说,就是一次成年礼。每人拉一千斤麦子走二十八里地,比现在的成年仪式不知强多少倍。一夜之间,他们仿佛长大了,诗乾学习比以前用功了不少。

而现在,丁午、颂工空手骑车就感到累。我真为他们担忧。生活条件好了,科技进步了,吃苦耐劳的优良传统可不能丢啊。

■ ■ ■